

第一章

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发现

中国传统认为《周易》是三圣的秘籍，八卦的起源因之蒙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，变成了文化史的一个千古之谜。

1923年5月25日著名学者钱玄同在《答顾颉刚先生书》中，首先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说法：“我以为原始的易卦，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；‘乾’，‘坤’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。”^①

1927年9月，历史学家周予同撰文专论“孝”与“生殖器崇拜”。他在文章中也发表了相同的见解：“《易》的一--就是最显明的生殖器崇拜时代的符号。一表示男性的性器官”，“--表示女性的性器官”。^②

1928年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向《周易》这座神秘的殿堂发起了冲击，闯开了紧闭的大门。他进一步发挥说：“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子遗。画一以象男根，分而为二以象女阴，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、父母、阴阳、刚柔、天地的观念。”^③

《古史辨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
② 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，第86页。

③ 详见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，《郭沫若全集·历史编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，第33页。

今天看来，钱玄同、周予同、郭沫若三氏之说具体论据不足，多为揣测，又有欠妥之处，但他们能敏锐地感觉到八卦与生殖器崇拜之间存在渊源关系，诚谓有慧目卓识。为此，在拙著的开头，记下他们的预见之功。

依照郭沫若的推想，八卦蕴藏着二重秘密性：“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，二重是数字的秘密。”郭氏之言极具启发性。不过，直接探讨八卦与生殖器崇拜的渊源关系，不容易将来龙去脉阐述清楚，因此，我们从揭示八卦的数学秘密入手，逐步来解决八卦起源的问题。

一、“伏羲八卦”的表层认识

今传八卦图有两个，一为“伏羲八卦”或称“先天八卦”，一为“文王八卦”或称“后天八卦”。此外，1974年初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《帛书六十四卦》，张政烺、于豪亮二位先生依据其卦序排出了两个“帛书八卦”图。^②依据《周易》伏羲是八卦的最初创造者，“伏羲八卦”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八卦图，产生于远古时代。又据《周易》等典籍“文王八卦”是周文王所作从“伏羲八卦”变易而出，是后世长久流行的一个八卦，至今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两个八卦图的根本共同点，便是一致使用八个各不相同的符号，以显示八种单一的卦象。

本章的目的是探求八卦的数学秘密，主要是想发现八卦八个符号的原始数字意义，故以传统认为最早出现又标明符号数字意义的“伏羲八卦”图为重点考察对象。为了从比较中得到启示，揭露矛盾，说明问题，验证结论，当然也要论到“文王八卦”和“帛

^②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第65页。

详见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书八卦”。由于能否破译八个符号乃是成败的关键，所以必须首先认真观察八个符号的表象。

自古以来，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八卦符号的表象，对构成八卦八种符号的两种爻象阳爻（—）和阴爻（--）的起源及其数值，以传统方法进行过探索，公认阳爻（—）表示奇数、阴爻（--）表示偶数。张政烺先生有进一步的发现，他认为：“在百十来个古筮考古资料中，一和六出现频繁，一是奇数也是阳数，六是偶数也是阴数，使人很自然地感受到一、六就是阳爻（—）、阴爻（--）的前身。”^①孤立地看，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

一个复杂的情况是，《周易》证明，考古材料证明，在古代的卜筮中不只用一、六这两个数字，而是用一至九九个自然数。“伏羲八卦图”也说明，八卦的八个符号各有其表示数。如果将张先生推测的阳爻（—）为一和阴爻（--）为六的数值代入八个符号，☰乾即表示“三”，☷坤即表示“十八”，☱兑、☴巽和☲离都表示“八”，☳震、☶艮和☵坎都表示“十三”，这与古代卜筮中运用一至九九个自然数是无法吻合的。可见，阳爻（—）为一和阴爻（--）为六的数值，不能正确地揭示八卦八个符号各自的原始数字意义。因此，必须将八卦符号作为八个整体进行研究。下面，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，作一次新的尝试。

依照“伏羲八卦”的文字表述序列，即传统所说的“卦序”八个符号分别是一乾☰，二兑☱，三离☲，四震☳，五巽☴，六坎☵，七艮☶，八坤☷。从表层来看，无论是在“伏羲八卦”中，还是在“文王八卦”中，这八个各不相同的符号都显露出鲜明的共性。

其一，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特定的读音。☰读作“乾”，☱读作“兑”，☲读作“离”，☳读作“震”，☴读作“巽”，☵读作“坎”，☷

^①《帛书〈六十四卦〉跋》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读作“艮”，☶读作“坤”。八个不同的符号，相应有八个不同的读音，互不相混。

其二，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特定的形状。八个符号形状各异，但每个符号都呈现出方块形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层。所谓阳爻“—”和阴爻“--”是构成符号的两种“元件”。

其三，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特殊的代表意义。例如，用于自然现象，☰乾代表“天”，☷坤代表“地”，☲离代表“火”，☵坎代表“水”，☳震代表“雷”，☴巽代表“风”，☶艮代表“山”，☱兑代表“沼泽”。再如在“伏羲八卦”中，每个符号又分别表示一个数字，☰乾表示“一”，☱兑表示“二”，☲离表示“三”，☳震表示“四”，☴巽表示“五”，☵坎表示“六”，☶艮表示“七”，☷坤表示“八”。①“文王八卦”中的符号，含义更为复杂，当它用于表示亲属关系的时候，☰乾代表“父”，☷坤代表“母”，☳震代表“长男”，☵坎代表“中男”，☶艮代表“少男”，☴巽代表“长女”，☲离代表“中女”，☱兑代表“少女”。当它用以代表动物的时候，☰乾为“马”，☷坤为“牛”，☳震为“龙”，☴巽为“鸡”，☵坎为“豕”，☲离为“雉”，☶艮为“狗”，☱兑为“羊”。如此等等。由此可见，八卦中的符号具有多层次、多样化含义的特色。

八卦的每个符号，各有特定的读音，特定的形状，某几层或某几种特殊的含义。“音”、“形”、“义”是八卦八个不同符号的三种共同的构成要素，紧密结合，不可分离。也就是说，每个符号既表述“音”，又显示“形”，同时还包含“义”。每个符号三种功能兼备，一身三任，仿佛是一种“集成”符号。

“伏羲八卦”有一个文字表述序列（卦序）还有一个图像标示

在“伏羲八卦”的文字表述序列（卦序）中，在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（方位图）中，八个符号前分别标有一个自然数，依次为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以往人们常常误认为是八个符号的“次序数”，其实是符号的“表示数”。对此，稍后再论。

布局方位图)据宋代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其文字表述序列是：一乾☰，二兑☱，三离☲，四震☳，五巽☴，六坎☵，七艮☶，八坤☷。其图像标示布局，如图 1 所示，上南下北，左东右西，从上南的☰乾一开始，先向左下旋，依次为南☰乾一，东南☱兑二，东☲离三，到东北☳震四；然后，再从西南☴巽五开始，又向右下旋，依次为西南☴巽五，西☵坎六，西北☶艮七，到下北☷坤八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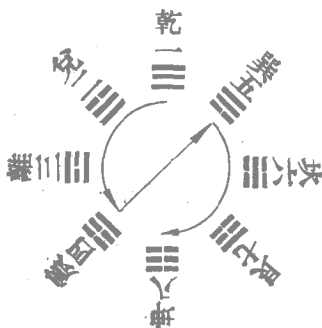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伏羲八卦图像标示布局方位图)

“伏羲八卦”的文字表述序列看似简单，从一乾☰、二兑☱依次排列到八坤☷。单纯从符号所表示的八个自然数着眼，它是一个连续的自然数的“有序”排列。

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相当复杂。它由始于☰乾一止于☳震四的左下旋，始于☴巽五止于☷坤八的右下旋，将整个布局等分成两半，形成了一左一右的对称大格局。这是第一个特点。

第二，它将八个不同的符号分布并固定在八个不同的方位上，从中显示出不同符号分别代表不同方位的“方位义”。例如用☰乾代表“南”，用☷坤代表“北”，用☲离代表“东”，用☵坎代表“西”，

等等。

第三，在左右对称的大格局中，八个方位两两相对，八个方位上的八个符号也随之两两相对，南☰乾对北☷坤，东☲离对西☵坎，东南☱兑对西北☶艮，东北☳震对西南☴巽，成对组合形成了四组符号的“方位对称”。

第四，“方位对称”中的四组符号，从其结构来看，南☰乾的三条“长线”相对北☷坤的三组“短线”，东☲离的上、下两条“长线”和中间一组“短线”相对西☵坎的上、下两组“短线”和中间一条“长线”，东南☱兑的一组“短线”和两条“长线”相对西北☶艮的一条“长线”和两组“短线”，东北☳震的两组“短线”和一条“长线”相对西南☴巽的两条“长线”和一组“短线”。这又形成了四组符号的“结构对称”。

第五，“结构对称”中的四组符号，从构成符号的两种“元件”——“长线”(—)和成组“短线”(--)的数量上看，两两相对符号中的“长线”(—)与成组“短线”(--)分别相加，其和全部是三条“长线”(—)与三组“短线”(--)，于是在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出现了四组相对符号中两种“元件”数量之和分别相等的现象。

第六，四组相对符号中不仅两种“元件”数量之和分别相等，而且“元件”“长线”(—)的条数与“元件”“短线”(--)的组数也全部相等，都是“三”，甚至在八个符号中其总数也分别相等，都是“十二”。这仿佛意味着一条“长线”(—)等于一组“短线”(--)。如果不把一组“短线”(--)看成一个“元件”，而是分为两段“短线”，那末“长线”(—)与两段“短线”(--)之间，便出现了“一”与“二”的关系。从这里似乎可以引伸出“二”变“一”能够演绎出所谓“二进制”。这是从表层又观察到的一个现象。

第七，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，从☰乾一到☷坤八的排列轨迹，不是一个连续左旋的不封闭的环形，而是中间断裂之后

又有一个半环倒置的两个相对的半环形，或者说是一个“S”形。这样一个排列轨迹，将☰乾一和☷坤八、☱兑二和☴巽七、☲离三和☵坎六、☳震四和☴巽五 分别摆在了排列轨迹的对称点上。若将对称点上两两相对符号上标示的数字相加，其和完全相等，均是“九”。由此可以发现 在‘伏羲八卦’图中 八个符号与八个自然数密不可分，八个自然数牵动着八个符号，八个符号追随着八个自然数的排列，从而说明了这八个自然数是八个符号各自的表示数 而绝非‘次序数’。

“伏羲八卦”中存在着这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 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必须承认“伏羲八卦”中表层的复杂现象 暂时还不可能全部加以评论。归结起来，能够判定的有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含有明确的“方位义”；

第二，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含有突出的“数字义”；

第三，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，表现出两两符号成对组合的特征；

第四，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恪守“对称”法则 表现出崇尚“对称”的观念；

第五，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的数字排列 是遵从数学中的一条规律，即：在任何一个连续的自然数的序列中，两侧所有对称点上的两个自然数之和，全部相等；

第六，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 之所以呈现出八个自然数的“S”形排列轨迹，是为了让两两相对符号代表的数字之和全部是“九”从中表现出崇尚“九”的观念。

二、“伏羲八卦”的深层矛盾

现在探讨“伏羲八卦”的深层。

如前所述，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，是一种“集成”符号，既表述“音”，又显示“形”，还包含“义”。从每个符号的“音”，“形”，“义”三种构成要素间的关系来说，不应是三者的机械结合，而应该是三者的有机结合；换句话说，不应该单纯表现为三者表层的紧密结合，更重要的是应该同时体现三者的内在统一。这是因为，唯有内在的统一，才能稳定每个符号“音”、“形”、“义”三者的紧密结合，才能避免符号中某一种构成要素的游离、互相间的错乱和发生变异，才能保持住每个符号的本来面目和原始含义，也才能防止此符号与彼符号发生移位、混淆不清。

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是一种视觉符号，如同古今中外所有可视符号一样，它的实质是“形”。“形”是任何一种可视符号的本质表现，“形”也是“伏羲八卦”八个符号的本质表现。因为在使用“伏羲八卦”八个符号的远古人类眼中，符号的“形”就意味着符号的一切。我们所谓的“音”、“形”、“义”，所谓的“三种构成要素”，所谓的“序列”、“布局”等等，都是今人之见。这是应该认真区分清楚的。明确了这一点之后，就必须以八卦符号的“形”为依据，为核心，去探讨符号的“形”与符号的“音”、“义”之间的关系。

八卦符号“形”与“音”的关系。“伏羲八卦”八个符号的“音”是指与八个不同符号分别相伴的八个不同的“字”的“音”。那八个“字”既然可以与八个不同的符号互相代用，那些“字”的“音”，也就可以表述八个不同符号的“音”。但是，为什么选择“乾”表示☰的“音”，为什么选择“兑”、“离”、“震”等分别表示☱、☲、☳等的“音”呢？从“乾”、“兑”、“离”、“震”、“巽”、“坎”、“艮”、“坤”这八个“字”来看，无论是单纯用以标“音”，或者也用以表“义”，显然都系晚出。因为伏羲作八卦的远古时代，未必创造出这样八个“字”。八卦八个符号的“形”与八个符号的“音”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，暂时不便做深究。

八卦符号“形”与“义”的关系。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有多种含义，它既然用于占卜，有些牵强附会之说就不必认真计较。能够确认的是这八个符号的“形”，含有“方位义”和“数字义”。其中，“方位义”只显现在图像标示布局中，并未注明在文字表述序列中。如果孤立地分析八个符号的“形”与它所代表的“方位义”是否和谐统一，显然是困难的。例如，☰乾的“形”为何代表“南”？☷坤的“形”为何代表“北”？☲离的“形”为何代表“东”？☵坎的“形”又为何代表“西”？等等。这一系列问题，恐怕无法做出直接的回答。

看来，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，它们似乎要通过某种“中介”才能沟通其联系。将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八个符号所代表的八个方位，与“文王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八个符号所代表的八个方位一一对照，竟全然不同。勉强可以认为相同的只有一处，便是☲离与☵坎都处在相对的方位上，可是，各自代表的具体方位又不相同：“伏羲八卦”中☲离为“东”、☵坎为“西”，“文王八卦”中☲离为“南”、☵坎为“北”。如图 2 所示。由此可以得到印证，“伏羲八卦”八个符号的“形”不直接决定“方位义”，“方位义”也不直接符合“形”，所以“方位义”才这样容易流动变化。现在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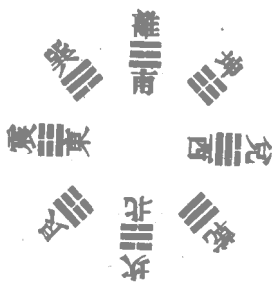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文王八卦图像标示布局（方位图）

能暂时避开八个符号的‘形’与其‘方位义’的关系。

相对来说，“伏羲八卦”中八个符号的‘数字义’更为明确。八个不同的符号，表示八个不同的自然数，这不仅注明在图像标示布局中，也记录在文字表述序列中：☰乾表示“一”，☱兑表示“二”，☲离表示“三”，☳震表示“四”，☴巽表示“五”，☵坎表示“六”，☶艮表示“七”，☷坤表示“八”。

这里，有一点需要再次强调：今之论者，往往把“伏羲八卦”文字表述序列中的数字误为“伏羲八卦排列方位的次序数”。其实，这个文字表述序列，并非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八个符号排列次序的记录，而是其八个符号表示数排列轨迹的记录。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八个符号的排列次序，本应是左旋连续运行。从乾起，依次是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坤、艮、坎、巽。因之，“伏羲八卦”文字表述序列中的所谓“次序数”恰恰是其图像标示布局中八个符号的八个“表示数”。八卦图是我们考察的真正依据。在八卦图中，亦即在“伏羲八卦”图像标示布局中，八卦符号上注明的自然数，有其特殊的功能，显示十分清楚。认识不到这一点，拘泥旧说，不可能探明八卦中隐藏的数学秘密。①

我们继续论述。如果暂时脱离开“伏羲八卦”图中八个符号的“形”单从符号表示的八个自然数着眼从☰乾“一”依次排列到☷坤“八”可以认为是“数”的一种“有序”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第一个“有序”又决定了图像标示布局中两两相对符号表示“数”之和全部相等。即：☰乾“一”对☷坤“八”，☱兑“二”对☶艮“七”，☲离“三”对☵坎“六”，☳震“四”对☴巽“五”四组符号表示“数”之和均为“九”。这就形成了“伏羲八卦”图中第二个“数”的“有序”。

拙文《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新探索》在《哲学研究》1987年第6期发表后，有两位论者发表文章提出异议。他们把自己的论说建筑在所谓“次序数”上，并以此诘难。这段文字算是回答。不过，他们的意见使我注意到了论说的严密，谨致谢意。

这是‘伏羲八卦’中符号前和符号上注明的数字绝非‘次序数’，而系符号‘表示数’的铁证！

如果结合八个符号的‘形’就可以发现，随同‘伏羲八卦’中第二个‘数’的‘有序’的形成，并与第二个‘数’的‘有序’的特点相一致，两两相对符号的‘形’在八卦图中呈现出“结构对称”，又有左右大对称的格局，两两相对符号的‘方位对称’，还有两两相对符号中两种‘元件’数量之和分别相等，八个符号中两种‘元件’总数的分别相等。而在‘长线’（—）与成组‘短线’（--）之间似乎又存在着‘一’与‘二’的数量关系。这一切确乎令人感觉到‘伏羲八卦’完美而奇妙，和谐而神秘。但是，“伏羲八卦”果真没有矛盾吗？果真天衣无缝、无懈可击吗？果真不可思议，是一个永恒之谜吗？

稍做观察即可知道，“伏羲八卦”中八个不同符号的‘形’是由不同数量的‘长线’、‘短线’分为三层构成的，仿佛是‘长线’（—）和成组‘短线’（--）的八种排列组合，本身显然含有‘数’的意义。因此，符号的‘形’与‘数’之间，便不需要任何‘中介’联系。‘形’应该直接显示出相应的‘数’，‘数’也应该符合于‘形’。二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。

“伏羲八卦”的八个符号的‘形’与其分别表示的八个‘数’是否呈现出内在统一的关系呢？例如，☰乾的形状是三条‘长线’，为何表示‘一’？☷坤的形状是三组‘短线’，为何表示‘八’？☱兑、☲离、☴巽都是两条‘长线’和一组‘短线’，为何分别表示‘二’、‘三’、‘五’？☳震、☵坎、☶艮都是两组‘短线’和一条‘长线’，又为何分别表示‘四’、‘六’、‘七’？即使用尽猜谜语的知识进行种种推测，即使用尽数学公式进行种种演算，恐怕都无济于事。原因是显而易见的，这八个符号的‘形’与其表示的八个‘数’失去了内在统一关系，自然也寻找不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来解读‘密码’。这就足以说明，“伏羲八卦”中八个符号的‘形’与其表示的八个‘数’

之间，隐藏着深层的奥妙或矛盾。

为了探求这一奥妙或矛盾，在对“伏羲八卦”做过重新考察之后，从中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。

(一)从“伏羲八卦”符号本身出发，符号的实质就是“形”。八个符号的“形”是八个符号的本质表现，符号的“形”亦即是符号。符号所表示的一切，都应当取决于“形”。符号所表示的“数”，当然也不能例外，它应当顺从符号的“形”与符号的“形”保持内在的一致。那末，现在发现符号的“形”与符号所表示的“数”发生了矛盾，这就可以肯定其原因是“伏羲八卦”中符号表示的“数”不符合符号的“形”。

(二)符号表示的“数”与符号的“形”不相符，说明二者实际处于分离状态；说明八个符号不再含有“数字义”，变成了八个抽象的“形”。符号失落了本来的“数字义”(或者以及其它含义)被当作抽象的“形”使用，这是“伏羲八卦”中最根本的特征，也是正确认识 and 评价“伏羲八卦”的关键所在。

(三)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，八个“数”呈现出“有序”排列。

(四)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，八个符号的或者说是八个符号的抽象的“形”的排列，也是一种人为的“有序”排列。

(五)“伏羲八卦”中“数”的“有序”，符号的抽象的“形”的“有序”，以及由此呈现的那许多扑朔迷离的现象，都是通过图像标示布局中的八个方位得以展示的。方位的作用极为重要。

(六)既然符号的“形”即是符号，决定符号的一切含义，可是，“伏羲八卦”中符号所表示的“数”不符合符号的“形”，却自己呈现出“有序”排列，这反过来恰好暴露了八个符号在其中的排列是“无序”排列。

(七)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，“数”的“有序”排列隐

藏了八个符号深层的‘无序’排列。

(八)“伏羲八卦”中八个符号这种深层的‘无序’排列 暴露了八个‘数’的所谓‘有序’以及图像标示布局中所谓‘左右大对称的格局’，乃是人为排列的结果。

(九)八个符号这种深层的‘无序’排列 暴露了图像标示布局中两两相对符号的所谓‘结构对称’是一种人为的精心安排 是巧妙利用八个符号的结构特点 而将其作为抽象的‘形’所摆布出来的奇异场面。

(十)八个符号这种深层的‘无序’排列 暴露了图像标示布局中两两相对符号中所谓‘两种‘元件’之和的分别相等’、‘两种‘元件’数量的相等’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‘一’与‘二’的关系 也都是随着两两相对符号的所谓‘结构对称’偶然发生的几种现象。

(十一)八个符号的两种‘元件’的总数分别相等 本是符号原有的一个现象。如果‘一’和‘--’并非符号的两种‘元件’这一现象便不复存在，上一项中两种‘相等’现象也不复存在。

(十二)“伏羲八卦”使用的八个符号 应当有与符号的‘形’互为表里、和谐统一的原始‘数字义’。

(十三)“伏羲八卦”使用的八个符号 应当另外有一种符号的“形”与符号表示的‘数’相一致的顺乎自然的‘有序’排列。

(十四)八个符号应当另外有一种与符号的‘形’与符号表示的‘数’相一致的‘方位义’。八个方位上的八个符号 在图像标示布局中也应当有另外一种分布。

总之 八个符号应当有一个自己的原始的与‘伏羲八卦’大不相同的图像标示布局。

三、八卦符号的原始数字义

“伏羲八卦”的图像标示布局中，有一点极可注意，就是八个方位的作用十分重要。倘若没有方位，便不能突出两两相对符号表示的“数”之和均为“九”，便不能呈现出相对符号的结构等种种“对称”。方位似乎是某种问题的关键。

传统的“伏羲八卦”方位图，中央是一片空白，称为“太极”。“太极”之外是八个方位。那末，为什么中央方位不算做一个方位？故弄玄虚之说固然不能令人信服，用阴阳二元论归于太极一元论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去解释，也同样不着边际。因为一个早出的具体的方位问题，硬用晚出的抽象的哲学思辨去阐述，只能玄而又玄，让人坠入五里云雾之中。从客观存在来说，中央方位也是一个方位，空间共有九个方位。如果假设“伏羲八卦”方位图的中央方位原有一个符号，这个符号可以用数学中表示未知数的“ X ”代替。这个未知数“ X ”令人联想到甲骨文中的“ \times ”（五），又令人进一步联想到中央方位即为“五”的今传“洛书”。

古往今来，不少研究《周易》的著作，都曾经提到过“洛书”，而且同时还要提到“河图”。其间，有些学者不局限于易理的探讨，而是借助于今传“洛书”之“九”，今传“河图”之“十”，演绎《周易》。但是，八卦与“洛书”、“河图”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，谁也没有说清，或者不愿说清。

例如朱熹在《易学启蒙》中，他讲到“伏羲八卦”时说：“乾一，兑二，离三，震四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在《河图》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，兑震巽艮分居四虚；在《洛书》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，兑震巽艮分居四隅。”如果依照朱子所言，在“河图”中，乾坤离坎便各自表示两个数字，兑震巽艮却不表示任何数字。而到了

“洛书”中“伏羲八卦”八个符号的表示数又发生了变化。乾由“一”变为“九”，坤由“八”变为“一”，离原是“三”仍是“三”，坎由“六”变为“七”，兑由“二”变为“四”，震由“四”变为“八”，巽由“五”变为“二”，艮由“七”变为“六”。

朱子所言，只是方位形式上的一致。同样是八个符号，由于所表示的“数”说法不一，令人莫衷一是。为探索八卦符号的“形”与“数字义”的关系增添了混乱。联系到“文王八卦”中的八个符号根本不注明表示数，进一步说明了“伏羲八卦”中八个符号上注明的八个数，实在不可信。显然，应该另谋出路来解决八个符号的“形”与其表示的“数”的矛盾。从今传“洛书”入手，也许可以曲径通幽。

今传“洛书”又被人称为“九宫”。它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这九个自然数，分别用相应数量的圆圈（表示奇数）圆点（表示偶数）表示。它呈现出一个令人感觉神秘的奇幻的数字现象：每一横排的三个数，每一竖排的三个数，以及两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，分别相加之和均为“十五”。另外一个数字现象是：如果抛开中央方位的“五”，从相对方位上的四组数字来看，上“九”对下“一”，左“三”对右“七”，左上“四”对右下“六”，左下“八”对右上“二”，四组数字之和均为“十”。这与“伏羲八卦”方位图中的数字现象十分相似。如图 3 所示。

我们由此猜测，“伏羲八卦”中的八个符号，也许原来分别表示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这八个自然数。因为依据《周易》和考古材料，古代卜筮时强调“用九”，所以不能没有“九”。因为“伏羲八卦”中央方位只是一片空白，也许略去的正是“五”。于是我们依据符号的“形”与符号表示的“数”应当和谐一致的原则，开始探索“数”怎么会符合符号的“形”。

第一步，考虑到八卦中的八个符号，每个符号都呈现出“方块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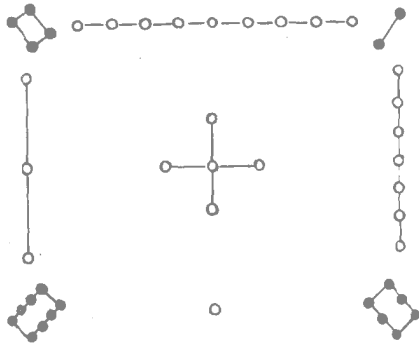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 今传“洛书”

形 各个“方块”又分为三层 我们便把今传“洛书”中用以表示九个自然数的圆圈和圆点，一律改为圆圈（为了醒目），固守原先的位置；再仿照“方块”形，分出层次，变化一下排列方式。这样出现了一个今传“洛书”的改形图。如图 4 所示



图 4 今传“洛书”改形图

第二步 我们从今传‘洛书’中‘圈圈点点用线联缀’得到启发，仿照八卦的八个符号的形状，将‘今传洛书改形图’中的‘三个圆圈’用粗线联缀，再改画成表示数字‘三’的粗黑的‘一条线’，其形状是‘—’；又将‘今传洛书改形图’中的‘两个圆圈’改画成表示数字‘二’的‘一组段’，其形状是‘--’。这时，八卦中的三个完整的一模一样的符号☰乾、☲离、☵坎，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！中央方位做特殊处理的‘五个圆圈’变成了和甲骨文中的‘五’也是一模一样的‘×’。八卦中的其它五个符号，在这里虽然还不完整，表示‘一’的那一个‘圆圈’还依然故我，却又有四个新符号分别显示出了☳巽的上中部‘=’，☳震的上中部‘==’，☳艮的上部‘-’，☳兑的上部‘--’。如图 5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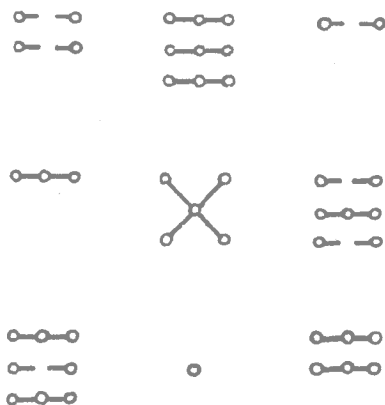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 今传‘洛书’改形图向八卦符号表示数的推演

第三步 我们将图 5 中的五个尚不完整的八卦符号加以补充。拟定的原则是：凡有成组之“段”者，在其下面补充“线”；凡有“线”者，在其下面补充成组的“段”。于是，图 5 中的“==”，补充一条“线”（—），形成了☳震；“--”补充两条“线”（=），形成了☳